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七

秋官司寇第五之四

犬又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

全牲音瘞



正義鄭氏衆曰牲純也

賈疏商書微子篇犧牲牲注云犧純毛牲體完具彼牲與

犧對是犧為純毛牲為體完具此無犧故以牲兼犧也

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

車轅之

賈疏以王車轅之者即生民詩云取羝以較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犬羊俱得

瘞謂埋祭也爾雅祭地曰瘞埋 賈氏公彥曰伏瘞

謂王出國較道之祭即大馭職所云是也 王氏應

電曰祭祀伏瘞用純色之牲即牧人所謂毛之也

案充人所芻者牛羊也犬則橐人豢之臨祭夫人共

之下言用駟則此牲兼犧言之明矣

凡幾珥沈辜用駟可也

駟模江反注故書駟作龍鄭司農云龍讀為駟

正義鄭氏康成曰幾讀為釁珥當為珥釁者釁禮之事 鄭氏衆曰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林川澤

以鬯辜祭四方百物駢謂不純色也 賈氏公彥曰

沈謂沈牲於水辜謂鬯礫牲體牧人職云毀事用駢云可也者用純為正用駢亦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視擇知其善惡 賈氏公彥曰犬有三種田犬吠犬觀其善惡食犬觀其肥瘦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少儀云犬則執紼是也

歐陽氏謙之曰掌其政治若用牲用駢因所祭以別

其所用相犬牽犬擇其人差其廩祿皆是

案此職賈徒倍於羊人疏兼田犬是也但牽田犬非十有六人所能共相犬者亦不僅官中之賈經云凡相犬牽犬者屬焉作推廣之辭則別有共其事者明矣

司園掌收教罷民

罷蒲宜反

正義鄭氏鍔曰拘之園土所以收之勞苦以生其善心所以教之 項氏安世曰司寇執其總故曰聚司

園掌其出入故曰收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
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正義鄭氏康成曰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

歟

賈疏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

舍釋之也 鄭氏衆曰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

王氏應電曰任之以事所以強其罷而勸之善亦使

之自食其力不以無罪養有罪也 易氏被曰此與
大司寇寘之圜土而施職事之文同大司寇不言任
舍而司圜則有一年二年三年之差蓋彼言其要而
此言其詳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
之以事耳 鄭氏衆曰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
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

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
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為惡
無所容入也 易氏被曰司刑之墨劓宮則殺虧體
者也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虧財者也

案不虧體疑即掌戮職所謂髡以其既改而髮仍可
蓄也惟髡故無冠飾

掌囚掌守盜賊

正義賈氏公彥曰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身居三

木掌囚守之 王氏安石曰掌囚凡囚皆守焉獨言盜賊者重也

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

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梏古毒反拲音拱桎之實反弊必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囚者謂非盜賊以他罪拘者也

在足曰桎 鄭氏衆曰拲者兩手共一木也 劉氏

敞曰在頸曰梏春秋傳以弓梏華弱於朝易曰童牛

之梏 王氏安石曰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傳子

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則梏在脰明矣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

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

案諸士刑殺各於其地自當各就其市注云士鄉士者自

朝適市則必國中

市也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

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桎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

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

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

賈疏同姓亦有刑則異姓心服故云體異姓

刑於

隱者弗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

諜音牒搏注作膊匹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
若今棄市也諜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諜罪大者斬之
小者殺之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賈疏見成字之誤
二年左傳
也 揚氏雄曰膊曝也 金氏瑤曰賊諜即士師八
成之邦賊邦諜不可赦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膊謂去衣磔之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總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

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王氏昭禹曰焚之者不存其形辜之者不全其體

案焚酷於辜殺王之親其律尚輕於殺其親者聖人立法所以仁至而義盡也今律不孝不弟列逆叛之前義亦如此

總論金氏瑤曰已上三者皆非常刑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

者亦如之

路步
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

賈疏上附下附是罪附於法

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

賈氏

公彥曰亦如之者合入死者亦踣之合入四刑者雖不踣亦刑之於市

案不曰盜亦如之而曰刑盜于市者劫請攘竊之盜未曾傷人刑或止於刖劓也上言凡殺人者則殺人之盜已具其中

通論賈氏公彥曰魯語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笞薄刑用鞭朴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辨正黃氏度曰後鄭以戮為膊焚辜肆非也戮猶辱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

案軍旅則有斬殺田役則有刑戮也田以習軍旅故

鄉師巡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春秋傳孟諸之田
楚申舟扶宋公之僕是也役亦有刑戮者如壞隄防
以災民倡訛言以驚衆之類是也經統言斬殺刑戮
者軍旅之小罪亦有刑戮田役而作姦犯科惑衆害
民亦或斬殺以徇也 殺人刑盜既曰凡罪之麗于
法者亦如之謂于市也此又云亦如之專指王之同
族與有爵者言也蓋古者大田大役皆大司馬涖衆
屬植以軍法部勒徒庶恐疑在師中則戮於社田役

之刑各徇其地故特著其亦於甸師氏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圜髡

者使守積

髡苦門反
積子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黥者無妨於禁御截鼻者亦無妨
以貌醜遠之宮者守內以其人道絕也刖者斷足驅
衛禽獸無急行 劉氏迎曰刑之以償其罪養之以
全其仁先王視刑餘之民猶其民也 王氏曰先王
之於罪人流之則有居刑之則有使記言公家不畜

刑人非不畜也君子不近耳

辨正王氏應電曰注以髡為王族犯官刑而減之者非也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為刑以下耳苟降從髡則應劭刑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

案記所謂公族無官刑蓋議獄時不當以官而降從劓則耳先鄭以髡者為司圜所收罷民似可通其不冠飾而墨幪疑即為其髡也蓋能改者反其州里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其罪不至殺而又不能改者州

里莫任將焉置之則長髡而使之守積宜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
兵器之屬 王氏應電曰辨其物使不得相雜也政
令謂各有所當執之役與其敘次法度 王氏曰法
其役使之差等也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

執人之事

搏音博為于
偽反積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
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某謂任猶用也郎氏

兆玉曰牛人職所
云公任器是也

餘論王氏應電曰民謂罪隸之民也罪隸之人於盜
賊能得踪跡故因其能而使之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湣

廁賈疏湣廁室塞之示死者不
復用引之者證煩辱之事

王氏應電曰如典

祀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之類

案下經別列四翟之隸所共職事則上所列諸事皆役罪隸明矣蓋以四翟之隸而為百官積任器役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非其所習遠人觀德而使役煩辱事體亦不宜且四翟之服事於王朝者其數未必多以役國中庶事兼搏盜賊掌囚執人則力有不暇給惟罪隸則百二十人之外實繁有徒以力則能給以事則易習而體亦宜之曰帥其民正以見罪隸之

為國民而別於四翟又以包百二十人以外之徒衆也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列也

賈氏公彥曰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守王宮與野舍者即師氏職帥四夷之隸守王之門外朝在野

外則守內列是也 王氏應電曰守王宮與野禁重

事也而使四翟者夷人性朴其戴君父之心純一不
二因其願留而任以事一以通在彼尊親之心一以
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鄭氏鏐曰司隸正掌之師氏
又使其屬董之

存疑易氏被曰周之興也東南先服王化四翟之隸
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
有素故使列於守衛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令力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役給其小役 王氏曰雖充百官

府與有守者之役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

傍步浪反

正義鄭氏衆曰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
牛助為牽傍此官主為送致之也 鄭氏康成曰牛

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

傍

賈疏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二隸前者牽前牛傍者御當車之牛

王氏應電曰

所謂煩辱之事此類是也

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上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屬禁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事十四字疑閩隸脫簡而誤見於此

案盜賊之子其類姦兇又親戚為戮不宜俾守王宮與野舍故司隸通掌五隸而守王宮與其屬禁獨舉

四翟之隸此為閩隸下錯簡無疑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正義賈氏公彥曰云掌役校人者為校人所役使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圉不見隸者蓋雜役之

王氏昭禹曰校人徒

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者蠻隸兼役其事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閩梅中反

正義王氏安石曰役於掌畜

王氏昭禹曰此與掌畜所謂阜蕃而教擾之同

事

掌子則取隸焉

存疑杜氏子春曰子當為祀 鄭氏康成曰掌子者
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案此經不可強解姑存注說掌子二字具有訛脫與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正義鄭氏衆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賈疏解鳥言
者或解獸言

故鄭兼言之介葛盧
事見僖二十九年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貉孟
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
乳於圜檻也 賈氏公彥曰夷隸既鳥獸之言俱解
此貉隸解獸言亦解鳥言互見之也

案與鳥獸言即所謂教擾之也能言之鳥必人與之
言而調習之猛獸媚養已者命以起伏動躍則應焉

盖久而習於人言耳

總論劉氏彝曰罪隸用之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為牽徬則其罪之所宜為也養鳥獸牧牛馬審鳥獸之言乃其俗之所素習也

案閩隸所養非畜鳥也貉隸所養非常獸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似不宜養之然鳥言獸言等事有其術則不廢如古有豢龍氏之類或四夷來王亦有時而用之匪直以為玩弄之具而已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詒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起詒

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憲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

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

五狄謂之四海 賈氏公彥曰掌憲邦之刑禁與下

文為目布憲為司寇屬官以刑禁為重故每事共丁寧之也 劉氏彝曰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而行

四方達四海恐未之能徧也意者書其刑禁之宜憲於民以達於州伯州伯以達於諸侯而以達於四海案小司寇令羣士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士師又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蓋小司寇以令士師而士

師帥其屬憲之其屬之中布憲亦存焉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正義賈氏公彥曰征伐巡守田役皆大事合衆庶也
以其為布憲之官故於聚衆庶皆以刑禁號令 王
氏應電曰若野禁軍禁之類竝布憲號令之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
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

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遏訟者遏止欲訟者賈氏公彥曰謂吏民私相戕賊而不以告於官者伺而得之則以告也

案不以告者被害之人懾於勢力而不敢聞諸官也攘獄者已當赴獄而距違遏訟者人欲見訟而阻遏皆強梁怙惡之人故設官以察緝而誅之所以達民隱而伸其屈雪其冤也或乃謂不以告者與犯罪之

人同科則扶強而抑弱也愈甚矣 職司斬殺戮而
所告無斬殺戮何也傷人見血者必告則相殺不待
言矣攘獄遏訟乃鬪傷賊殺之漸嚴此三者乃所以
禁殺戮也其既相殺戮者則以歸於士而罪在大辟
亦不待言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作言語
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正音 征 橋
居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

亦刑所禁力正以力强得正也 王氏昭禹曰逆理

害治者謂之亂恃强虐物者謂之暴人所不樂為者
力不能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也 王
氏應電曰橋誣犯禁若偽稱制令假為符節而有所
規圖以犯邦禁也作言語而不信若造言生事以疑
衆者

案正者使人惴伏而從已也亂暴之民以力求正而
不依於理法戰國秦漢任俠姦人是也

通論陳氏汲曰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為政之道纖
悉備矣二官所禁大抵暴橫足以侮上陵下傾險足
以蠹政虐民故別立刑官糾以法禁庶姦民有所懼
而鄉遂之官得以安行教化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正義賈氏公彥曰聚衆庶謂征伐之等

王氏昭禹曰
若師田行役

之屬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聚而出入有所使

賈疏謂國有煩辱之事使

奚隸則有此出入

王氏昭禹曰司以察之牧以治之

辨正王氏應電曰奚民間婦女服役於後宮者

通論王氏應電曰王之宮寢若無預於秋官之事而

司隸掌四翟之守禁暴司奚隸之出入先王於給事

宮壺内外之人防禦之嚴如此所以為端本清源之

道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正義鄭氏康成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 王氏昭禹曰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是也謂之四畿則是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

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較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供飲食樹為蕃蔽 王氏昭禹曰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所謂息也

劉氏葵曰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

主往來接比之事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誅之

令力

呈反櫟
音託

正義鄭氏康成曰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
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 鄭氏衆曰聚櫟之聚擊櫟
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
令寇盜賓客

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叙而行之

輦居錫反又音計

正義鄭氏康成曰舟車輦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輶

輶抵閣

賈疏道路名

舟有砥柱之屬

賈疏水之隘道

其過之者使

以次叙之

鄭氏鍔曰輦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

而不行也

案春秋昭公八年蒐于紅穀梁傳御輦者不得入范

注輦挂則不得入門又國策車轂擊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偽為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 王氏

應電曰有節者不可滯有爵者不可慢故為之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
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王氏應電曰亦恐其妨稼穡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

比必里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事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王親
行所經竝須修除道路皆野廬氏校比民夫 王氏

昭禹曰治其壞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 鄭氏康成

曰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叙丈功

賈疏漢時主役之官名次金叙

主以丈尺賦功

掌凡道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禁若今絕蒙布巾持兵杖之類

王氏昭禹曰若脩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也在國之道脩閭氏禁之在野之道野廬氏禁之

案國野之道廬宿路室候館之委積地官遺人掌之而不使兼掌道路之禁令何也凡民之有罪過者可使有司治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若道路宵晨暫遇姦宄非刑官之屬巡察監視隨縛而刑之不足以肅也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

通論王氏應電曰夏官有司險合方氏主達天下之
道路但治其大略而已此官則主達畿內之道路盖
侯國皆有是職而王畿為之主也國語單襄公過陳
道弗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
野廬氏之職豈可忽乎

蜡氏掌除𦰩

蜡清預反𦰩詳賜反注故書
𦰩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殞

正義鄭氏康成曰曲禮四足死者曰漬鄭司農云𦰩

謂死人骨也月令拊骼埋胔

賈疏月令注云骨
枯曰骼肉腐曰胔

骨之

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

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蠲古淵反亦音圭

正義鄭氏康成曰蠲讀如吉圭為饕之圭

賈疏毛詩吉蠲為饕

鄭從三家詩故不同

圭潔也刑者黜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

罷民也

賈疏罷民謂之任人者司圜職任之以事是也

凶服服衰經也此所

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藏惡也

案任人雖歸州里三年不齒服飾尚異於平民故與

刑人同禁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楬音竭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

賈疏若比長問

胥黨正之輩皆是

其人其家人也 鄭氏衆曰楬欲令其識

取之有地之官有郡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掌凡國之骹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禁謂孟春揜骼埋胔之屬 王氏

應電曰此職掌潔清道路之事蓋野廬氏分職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
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 王氏應電

曰溝瀆澮池國之利也而小民恒挾其私智或因旱
而為堰上流或以潦而曲為隄防或盜人之水以自
利或決已之水以注鄰至於因一竇之開成滔天水
患因一時之障致百年湮塞其為害於國稼大矣故

設雍氏專禁其事

案曰國稼者溝瀆澮池本以利通國之稼也

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

阱才性反獲胡

反化

正義鄭氏康成曰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

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

賈疏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

鄂鄂然所以截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

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

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築誓曰

杜乃獲斂乃阱 鄭氏鶚曰五溝五涂以通灌溉至
春又為溝瀆何耶蓋五溝者田野之中一定之制此
乃閭里之間春夏雨集溝澮皆盈水去不速不可不
通之也 王氏志長曰秋塞阱杜獲固防其害人時
既收刈亦所以疎禽獸之禁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
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

賈疏先鄭此解
雖與後鄭異得

為一
義

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

賈疏謂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

案此節文義未詳姑存注疏之說

萍氏掌國之水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

賈疏如深泉洪波沙

蟲水弩之類

及入水捕魚鼈不時

賈疏月令春秋冬三時取魚若夏取則不時

幾酒謹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

賈疏

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婚娶
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

謹酒使民節用

酒也書酒誥曰無彝酒 王氏應電曰萍氏掌水禁

而兼酒者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酒所以為人合
歡而溺則生禍取其類也

案詩曰無酒酤我蓋惟大夫以上祭祀乃及時命為
酒則士庶人祭祀冠婚力或不能自造亦不禁市沽
但宜有限量耳幾酒蓋苛察其無事而漫作者謹酒
則戒其因事多作及市沽而溢於禮事所宜用者

與

餘論蘇氏軾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禁未嘗少縱而私釀不絕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後世所以不能禁酒而周公獨能禁酒也 呂氏祖謙曰周公作酒誥恐人沉湎以傷德也降而漢文帝為酒誥景帝以歲旱禁人酤酒已非酒誥本意

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焉至桑弘羊建榷酒之說則公家日專其利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世惟恐人不飲酒可慨甚矣

禁川游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備波洋卒至沈溺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夜

士主行夜行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王氏應電曰夜士若脩閭氏國

中宿互
標之類

賈氏公彥曰以星分夜若今時觀參辰知

夜早晚

鄭氏鏐曰夜雖有時其分則以星蓋月出

尚有早晚唯星麗天至夜必見故也

案夜之長短不同而星出之早晚亦異月令每月記
昏旦中星以正時亦以分夜也農民行旅見某星至
某方則知為某時不惟昏旦所見注云甲乙至戊所
謂五夜也疏乃以戌亥言之繆矣

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晨先明也宵定昏也禦亦禁也謂
遏止之無刑法也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 鄭氏
鍔曰先明謂之晨中夜謂之宵通夕謂之夜詩言夜
向晨則知晨先明也又肅肅宵征夜如何其夜未央
則宵與夜固異矣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
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

烜許遠反又虛鴛反
夫如字先鄭音符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遂陽遂也

賈疏取火於木為木
遂以其取火於日故

名陽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成氏伯璵曰冬至日子時鑄銅為鑒

謂之陽遂夏至日午時鑄銅為鑒謂之陰鑒昭禹曰鑒遂之齊考工記謂以金錫半為之者是也

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

陳明水以為玄酒

賈疏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

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大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為玄酒鄭司

農云夫發聲明盥謂以明水脩滌染盛黍稷 王氏

曰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圜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注故書墳為簣

正義鄭氏康成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

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

賈疏樹於門外者非人所執也燕禮句人執大燭於

庭不言樹者彼諸侯不樹於地使人執庭燎與大燭一也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其百者蓋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如今蠟燭若人所執者用荆

然為之執燭抱然燭不見跋是也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

中音仲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

處及備風燥 王氏應電曰軍中尤宜慎火 易氏
被曰大衆所集雖非時亦禁之

案南方火位也故司燿通掌四時改火出納火之令
職主於布火之利而不掌火禁其曰國失火野焚萊
則有刑罰焉盖因布令而及之使民知避其害非火
禁也火禁如用火之地救火之法以及夏毋燒灰昆
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以刑官之屬掌之使民不敢
犯也軍旅之火禁以刑官修之者非軍刑所及也司

烜掌明火故竝共墳燭庭燎以為刑官之屬故并為屋誅之寯焉

邦若屋誅則為明寯焉

寯昌
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

氏者也明寯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

賈疏昭二年
左傳鄭公孫

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
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故知有明刑書於木也

司烜掌明寯則罪人夜葬與

賈疏曾子問篇見星而
行者唯罪人是夜葬之

事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掌
為明寯則罪人夜葬可知

賈氏公彥曰屋誅誅於

屋舍中也

案冢人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正為此也蓋不惟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兆域不宜有此以污辱其先人即庶人清門亦用為恥故使其子姓親戚別葬之而有司為明寔以示懲焉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

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條音滌辟避
益反音闕

正義鄭氏康成曰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

為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而馳則夾道而在前也公則六人以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蓋亦各有條狼氏故竝著於此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

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

賈疏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

時條狼氏則為之大言使衆聞知

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

案云凡誓則不獨軍旅及祭祀也五戒之中禁用諸田役而大司馬職有司表貉誓民又云羣吏聽誓於陳前則凡糾禁戒誥皆可通言誓也如祭祀之誓太宰掌之大司寇涖之條狼氏執鞭以命之軍事尤重故下又詳其所誓之辭朝士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與此職異文何也朝士所掌外朝也故呼百官

使就位又辟胥徒萬民使無擁雜此職掌王出入則身執鞭以趨而辟止行者耳故於誓亦執鞭以趨於前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闕鞭五百誓師曰三百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車轅謂車裂也賈氏公彥曰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曰軍旅贊王鼓右謂勇力之士在車

右備非常馭謂與王馭車者也僕右與馭及王駟乘也
王氏應電曰大夫師帥以下也有不關謂關白
於大將

案此專言軍旅之誓也王在軍則王為主將王不在
軍則卿為主將主將居車中在鼓下而馭者在左其
右有兩人此駟乘法也主將誓人者不在所誓之中
若參乘則將在左主射亦在所誓矣如甘誓所云是
也大夫則師帥旅帥也事有當關白而不關者則鞭

之鞭作官刑故也師謂百夫之長族師鄙師以下也
不言敢不闕蒙上省文也春秋傳晉楚之君在行其
出謀發命者皆主將則大夫以下皆關於主帥周官
之法大司馬掌戒令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則所闕
者大司馬及本軍之帥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
用之於軍旅觀書甘誓湯誓等篇皆主軍旅之事可
見此本夏官之事而掌於司寇之屬者兵刑本一事

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闕謂不
闕於君也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
請師樂師也

案閫以外將軍制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事事
關於君則機失於遥制恐不免矣注以師為樂師蓋
謂祭祀祭祀之前總誓百官無為特誓樂師也樂師
無目尤加矜敬焉而誓之曰鞭三百乎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大音泰

案大史之職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小史之職大軍旅佐大史夫大史即在軍中有何所犯而至於殺乎若夫祭祀之誓不過共矢其敬慎小心執事有恪耳要無大刑也此二句蓋劉歆所增竄也詳見總辨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

而賞罰之

粥注音育注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當為互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游養謂

羨卒也

賈疏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為羨卒者使之追伺盜賊脩閭氏比之鄭司農云

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櫟謂夜

行擊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其惑衆

案脩閭氏與野廬氏同掌道治而所禁各異何也國中有徑踰而無橫行在野則逐捕盜賊及行旅自衛以兵革趨行者不可禁道路寬廣而行人稀且有風

雨之急而投廬宿馳騁不可禁

曲禮入國不馳則國外可馳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

賈疏

脩閭氏雖主六鄉其實兼主六遂故言里宰以包之

賈氏公彥曰恐有姦非

故命各守其閭

案閭亦有互王政之周於守禦如此

通論王氏應電曰凡巡警之事王宮之比宮正掌之國門之守司門掌之二十五家為里里門曰閭閭有

宿互櫟一有緩急守此足矣故特設脩閭氏專掌其事以時比而脩之萬一姦盜竊發人盡兵而道皆險也何地之可匿哉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冥莫經反又音

寬

正義鄭氏康成曰弧張量弓之屬

賈疏詩云雉罹于量雉罹于弓言之

屬仍有免置之等

所以扃緇禽獸者靈鼓毆之使驚趨阱獲

賈氏公彥曰弧弓也謂張弓以取猛獸王氏應

電曰猛獸多力弧張阱獲為機坎以乘其不見故曰冥氏

案楚辭九章設張辟注辟謂機矢張謂尉羅即此經所謂弧張也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正義賈氏公彥曰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鄭氏衆曰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王氏應電曰不特去其害亦資其用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

庶注作者章語反禴胡內反說

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毒蠱蟲物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

藥物其狀未聞

案柳宗元種白蓂荷詩云庶氏有嘉草攻禴事久泯嘉草疑即蓂荷之類

攻之謂燠之鄭司農云禴除也某謂此禴讀如潰癰

之潰

鄭氏鍔曰大祝六祈有攻說皆以辭責神也此曰攻曰說又曰禴非六祈之所謂禴當讀如潰

癰之潰謂以辭責之使其毒潰散

賈氏公彥曰攻說禴之去其神

嘉草攻之去其身 鄭氏鏐曰左傳於文皿蟲為蠱
穀之飛亦為蠱皆謂其腐壞也毒物能腐壞人之心
腑故謂之蠱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比必
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為之又校次之 劉氏彝曰凡
毆蠱者隨其方土之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則令毆
之已乃比其優劣

案此官僅下士一人故人有能毆蠱者則令之而比

次其術之高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正義鄭氏康成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

王氏應電曰不

必皆冬藏之獸但取其穴居如蟄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

案蟄獸猝不易得各以其物火之蓋物性各有所畏故令觸其煙焰而不能藏也

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翼式至反掎居
綺反翮戶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

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脚

賈疏若今取鷹隼者置鳩鵲羅網中以誘之

通論王氏昭禹曰獸人皮毛筋骨入於王府冥氏穴
氏翼氏所獻不云入於王府者蓋此特除其害而已
不可以為常繼而責其必獻也

案螫獸猛鳥特設官以攻之者非獨慮其害於人亦

所以安衆鳥獸而使之生息蕃滋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柞側
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 賈氏公

彥曰攻木之處有草則兼攻之 鄭氏鍔曰草木林

麓根固蟠結不可削除用力尤多故曰攻

案柞氏攻木雜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若畿內林麓
欲化為穀土或以奠民居則第掌其政令下經凡攻
木者掌其政令是也

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剝陰木而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刊剝互言耳皆斫去次地之皮生
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水之使其肄不生
賈氏公彥曰夏至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
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
韌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刊陽木冬剝陰木
案此示人以攻草木林麓之法也凡草木陰陽和則
滋生陰陽極則敗絕夏火盛而又火之以絕其陰冬

水盛而又水之以絕其陽則萌芽不生根株腐爛而土可化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其水火者所火則水之所水則

火之則其土和美

賈疏夏火之者秋以水漬之冬水之者春以火焚之如此則地和美

王氏安石曰化謂薄於陰陽相沴之氣則化而為

土

案既以水火絕其萌芽矣俟其火氣之既得而水之

俟其水氣之既浹而火之又所以使之相劑相成故
土和美而可種植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先王之於林麓欲其材木為用則
為厲禁以毓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
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則虞衡之職脩也作之屏之其
蓄其翳則柞氏之職脩也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除木有時

賈疏如上冬夏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

之冬至至而耜之

繩常陵反注作孕異證反芟所銜反注故書萌作薨杜子春云當為萌書

亦或為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芽某謂

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

賈疏漢世茲其即今之鋤也

夷之以鉤

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

不成熟耜之以耜側凍土刻之鄭氏鍔曰殺草之

法其去必以漸春始生之初則薙其萌萌去而根尚

在也未能不生夏日至則陽極而熱於是芟而夷之
猶未能盡其蔓也於是含實繩育之時則芟刈而蘊
崇之及冬日已至陰極而凍則耜而剋之剋覆其根
使來春不復萌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
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
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

若梯益反族蒼屋反
覆芳六反天音妖

正義鄭氏康成曰覆猶毀也天鳥惡鳴之鳥若鴉鵂
鄭氏鏐曰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
官以摘去之何耶觀韓愈有射訓狐詩聖惠方言有
鳥夜飛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狀如五疳是知天鳥
之害有如此者不可以不去也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
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

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

賈疏爾雅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
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
酉曰作噩在戌曰閭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
在丑曰赤奮若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寗四月
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
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
星謂

從角至軫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

王氏安石曰日辰月

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馬故書其號可以勝天

邱氏曰天鳥避此五者

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辟戊巳虎豹以衝破鵲作巢

辟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

案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
攻禳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鄭氏鍔
曰謂其有神則以攻禳攻之謂其有毒則以莽草熏
之

凡庶蠱之事

庶注作煮
一讀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除毒蠱者蠱蠱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 賈氏公彥曰翦氏主除蠹物除蠹毒自有庶氏今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掌之

案庶氏掌除毒蠱蠱之病人者此職庶蠱蠱之病羣物者

赤茷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

茷音拔 蜃是忍反 注

故書蜃為晨鄭司農云當為蜃書亦或為蜃

正義鄭氏康成曰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

中者

賈疏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坩之則走

淳之以灑之則死

賈疏淳沃也謂洒沃以汁則死也

凡隙屋除其狸蟲

狸莫皆反又莫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狸蟲麀肌蛛之屬 鄭氏鍔曰隙

屋則離宮別館希御幸之地無所不除之矣

蝮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

凡水蟲無聲

蝮音國鼃烏瓜反又烏乖反黽米引反鞠居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魯之間謂鼃為蝮黽耿黽也蝮

與耿黽尤怒鳴為聒人耳故去之牡鞠鞠不華者杜
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
行被之水上鄭氏鍔曰螻蛄多矣疑此所去者亦
為王宮劉氏彝曰宗廟之祭祀賓客之饗燕凡禮
樂未作以肅靜為敬則鼃黽之喧鳴不可以不禁
案或以灰灑之或以煙被之者郊廟朝廷學校嚴閤
之地乃絕其類若會同師田所暫止則使之無聲可
矣曰水蟲不獨鼃黽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

涿知角反

炮步交反注故書炮作泡

正義鄭氏康成曰水蟲狐蜮之屬

賈疏蜮即短狐南方水中有之含沙

射人則死

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

賈疏石燔燒得水作

聲故驚去

劉氏彝曰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

之蟲去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

為陵

槀音枯亦音辜

正義鄭氏康成曰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棹為梓午
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棹棹讀為枯枯榆木名五貫
當為午貫賈疏以棹為幹穿孔以象牙從橫貫之為十字
案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庭氏掌射國之天鳥

射食亦反下同

正義鄭氏鏐曰言國中之天鳥者舊所無有偶自遠
而至如春秋所書鸚鵡鵒來巢故以為異 賈氏公彥
曰城郭人聚之處不宜有天鳥故去之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見鳥獸謂夜來嗚呼為怪者獸
狐狼之屬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 王氏昭禹

曰弓矢曾用之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

存疑鄭氏康成曰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太陽
與

案專言國中者若山林田野則不必禦也曰鳥獸者
既不見其形則不辨其為鳥與獸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太廟譖譖出出者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

案天鳥可射太陰太陽豈可射乎救日月陳五方之兵弓矢非用以射也若神也以下劉歆所增竄

總論王氏應電曰秋官掌刑而有冥氏以下十二官

則凡猛鷲昆蟲與夫托夫神姦而為害者竝不能逃
夫刑罰之威而況於姦慝暴亂之人乎

銜枚氏掌司囂

正義鄭氏康成曰察囂謹者為其聒亂在朝者之言
語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主祭祀者

案主猶司也謂司
祀事之官若郊祀

則扈從及道
所經皆令焉

軍旅田役令銜枚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言語以相誤 易氏被曰祭祀禁無囂而已若軍旅田役則人情雜還非法之能禁直使之銜枚而後肅然無譁

禁詔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惑衆相感動鳴吟也 劉氏

彝曰聲大而急曰詔高而緩曰呼嗟而怨曰歎悲而傷曰鳴

案國中之道謂廣路通衢若巷歌巷哭固不禁也野
涂無禁以不能徧禁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咸音箇
戶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
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王氏安
石曰非大祭祀則杖於朝者弗預

軍旅授有爵者杖

正義鄭氏康成曰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

鄭氏鏐曰軍中以斧鉞為威將帥所執耳若有爵者在其中既非杖鉞之將又匪將校之列宜有以表異之故授以杖見其爵位之尊

案將軍杖鉞羣帥皆執兵其有事於軍中而不親甲兵者如小宗伯肆師大師大史小史師氏之類則不論其年齒皆授以杖用以別於即戎者軍中自主將至公司馬皆各有所統之人所司之局故不任軍事則別之曰有爵者 授有爵者杖以別於即戎者觀

此益知無誓大史小史以墨殺之理

共王之齒杖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某謂王制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七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賈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一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八

秋官司寇第五之五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

卿

賈疏言要服以內諸侯者對要服以外爲小賓下

文蕃國世壹見是也大客謂大賓下孤卿對小行

人所云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

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

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爲介來亦入客中故下

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

皆得爲客此但舉尊者而言

賈氏公彥曰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云親諸侯者易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朝聘往來是也鄭氏鏐曰語其體則曰禮見於揖遜周旋則曰儀對舉之互文也

通論孫氏之宏曰六服之君各以歲時朝覲宗遇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飧牽以待之郊勞燕饗以寵之送逆必於其疆而不憚其煩存頌必以其時而不厭於數周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

此意管仲猶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故五霸桓公爲盛也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朝直遙反後皆同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與下時會殷同六事者皆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

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

賈疏下文依服數來

朝則有不朝之歲故云以其朝歲

賈氏公彥曰事由春始故圖事

秋時物成故比功夏物盛大故陳謨冬物伏藏故合

慮鄭氏鍔曰謨欲其明夏文明故言陳謨慮欲其

密冬閉藏故言協慮謨欲衆共知故言陳慮恐人異

志故言協黃氏度曰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於

德意志慮則道之使知度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

已一於心用舍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又會而圖之蓋

合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意 李氏曰君臣之
禮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
譽易以入故制朝覲宗遇之禮以圖事比功陳謨協
慮則上下交而志同絕無壅隔之患者矣

案朝覲宗遇四時之禮文質繁簡微有不同要無大
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大槩主其所重者分繫之於
一時亦非春必不可比功而秋必不可圖事夏必不可
協慮而冬必不可陳謨也言此者見天子諸侯一

體相親之意雖歲事之常亦非無事而空行者耳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儀禮之覲禮皆於廟而特見者也秋覲當以之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於路門之外旅見者也春朝當以之康成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禮或然與然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則非也受摯受享禮無更端且摯重而享輕既受摯於朝則受享亦必於朝矣又冬見曰遇遇者草次之期豈以冬

寒暑短不拘何處卽離宮別館皆可行禮不必定在朝廟故謂之遇而儀亦從殺與

存疑賈氏公彥曰侯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當朝之歲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采衛要服皆然

案朝覲宗遇四方之諸侯皆有之隨其至之早晚而與之爲禮故有四時之異名也如疏說則東方者有朝而無覲宗遇西方者有覲而無朝宗遇南方者惟

有宗北方者惟有遇既偏苦而不平亦窒礙而不可行矣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會卽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卽殷見也王十二

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

賈疏鄭知王不巡守則殷同者下文云十有二

歲王巡守殷國殷國與巡守連文明同是十二歲若王巡守何須殷同明不巡守乃殷同也

殷同

者六服盡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
政謂邦國之九法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

案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旣並言之而諸職中言
會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禮
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爲壇於國外如司
儀職所云合諸侯令爲壇三成覲禮所云諸侯覲於
天子爲宮方三百步者是也案之鄉師牛人縣師遺
人稍人廩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輦輦牛

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賣債之市而
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
專在近畿國外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於侯國
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蓋
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
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宮
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則其地止宿之處或虞不給
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時方伯連帥量率其

當有事於王家者而非胥六服以行矣 又案小司

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灋意四方之方伯連

帥率諸侯而畢會則爲會同之大者若止一方則爲

會同之小者與 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殷同據

下經巡守殷國竝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巡守

而殷國經亦究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

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

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

爲徧召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蓋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有祠禴嘗烝也會同盛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禘大祫也盛禮閱數年而一舉所以震耀聲靈而齊一諸侯之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歲無二朝蓋不欲數勤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輒廢故竝存而論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時會殷同旣朝命爲壇於國外賈氏公彥曰殷同

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西方六服盡來冬北方六服盡來是歲終則徧矣諸侯不當朝歲者就國外壇朝而已若當朝者則於國內依常朝之灋既朝乃向外就壇行禮

案會同有四方俱來者亦有祇一方者常武詩徐方既同蓋宣王既征淮徐之戎而因以殷同彼地附近之諸侯也卽在王國或一方以有政而來卽未必徧徵之他方矣四方拘以四時未必然也既以壇爲會

同之所則在壇而將幣卽朝覲也將幣必執玉執玉重禮不可以再爲之再則褻矣謂旣朝而後之壇非也朝時受玉禮當還之還玉終事也方其未還將令執何玉以行會同將幣之禮乎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頤以除邦國之慝

好呼報反
頤通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二事者以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爲文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

則已殷頤謂一服朝之歲也

賈疏案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六年十一年

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

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

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頤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 易氏祓曰或謂聘頤卽下經徧

存徧頤徧省之事乃天子遣使以撫邦國諸侯然大宗伯以此二者爲賓禮而此職亦有大客之儀則知非天子遣使之文注義不可破也

案邦國有交相惡者當衆聘其國卿皆在故諭使解

除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

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

閒記覓反賑上軫反禮音會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

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

賈疏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

徧省七歲屬象胥九歲屬瞽史十有一歲達瑞節並是閒歲之事

諭諸侯之志者諭

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

賈疏云或往或來者見臣

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王故贊助也致禮凶禮之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茆

弔禮禴禮也

賈疏大宗伯職以禴禮哀園敗此裁亦云禴者同是會合財貨故亦稱禴易

氏祓曰鄭氏見禴禮哀園敗弔禮哀禍裁以致禴爲凶禮之弔禮禴禮其實五凶禮皆所以補諸侯之裁

也

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賈疏見襄三十

一年左傳

王氏應電曰小聘曰問存問列國使諸侯之

志靡不諭乎王之志也歸賑者宗廟之胙分賜同姓之國及異姓有大功者以示同福賀慶者諸侯有冠婚嘉事以贊助其喜致禴者卽大宗伯凶禮五以哀邦國之憂也鄭氏鏐曰時聘殷頤間問歸賑固有

一定之制賀慶致禮則以時舉無常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以脤膋賀慶分同姓異姓而
大行人則一槩以爲諸侯者蓋大宗伯言其定制而
此言其通制也大宗伯之言賓禮不過朝覲宗遇會
同聘類八者而已如禮則見於凶禮脤膋賀慶則
見於嘉禮蓋行人以親諸侯爲主凡嘉禮凶禮皆親
諸侯之意不必定以賓禮爲拘也

總論王氏安石曰冬遇所協之慮時聘所結之好閒

問所諭之志歸脤所交之福賀慶所贊之喜致禴所
補之裁邦國之君而已故稱諸侯秋覲所比之功殷
頗所除之慝臣民與焉非特諸侯故稱邦國時會所
發之禁非特一國故稱四方春朝所圖之事夏宗所
陳之謨殷同所施之政非特一方故稱天下言歸脤
而不及膳者膳有事而執焉因以賜之非大行人之
所歸也言致禴而不及喪荒弔恤者舉一而四者可
知也言諸侯而不言兄弟者大宗伯以禮辨親疎大

行人則言親諸侯之通制耳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

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案諸臣若以命則三等之國不齊故須以爵爲等四等專指上

公之國而侯伯子男之三等在其中矣

鄭氏鏐曰命言辨爵言等命

之尊者以五七九爲節辨之使有別而已若夫爵則不然同爲卿大夫士也而有小國次國小國之分必

因其國之小大以齊之若小大無等待之之禮何由
而同耶 歐陽氏謙之曰諸侯之命諸臣之爵不同
既辨而等之則命同爵同者可以同其待之之禮矣
是所謂同邦國之禮也

案此與典命之文互備典命所掌者諸侯在國之儀
此所辨所等者王朝待賓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縹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
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

縹音藻藉在夜反
旂音畱樊步干反

乘繩證反
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繅藉以五采韋衣板

賈疏案聘禮記公侯伯三

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禮而言五采者合三采二采而言五耳

若奠

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

以下常旌旗也旂其屬幟垂者也

賈疏正幅爲幟旂旗之幅也其下屬

旒故云屬幟而垂者也

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

爲一就就成也

賈疏樊馬腹帶纓馬鞅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

貳副也介輔

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餼也三牲備爲一牢

鄭氏鈔曰謂之

禮者王朝禮賓之禮莫盛於此然其禮致於既朝享之後今乃敘於介九人之下者蓋述禮者因其數用九故併列之

存疑賈氏公彥曰上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裨冕若行三享則執璧瑞建常九旂者對文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而云常者常總稱故號旂爲常也介九人者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也

案繅藉聘禮記云朝天子繅九寸三采六等朱白蒼

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典瑞職公侯伯纁皆三
采三就子男纁皆二采再就此疏引之未悉纁者其
飾也質則玄纁玄纁蓋帛爲之非韋也據覲禮及玉
藻諸侯裨冕以朝裨則上公應驚冕侯伯應毳冕子
男應希冕而此云上公九章則衮冕也與侯伯七章
子男五章均爲上服又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入覲但
乘墨車而此云貳車五乘經有不同未詳所以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

軹音只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位謂大門外

案注大門謂庫門

賓下車

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

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

賈疏必知有交擯者案下文惟大國之孤繼小國之

君不交擯明凡諸侯於天子皆交擯交擯是敵禮也

上公立當軹王立當軫與

賈氏公彥曰軹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去大門

九十步公於車東當轂末擯者五人大宗伯爲上擯
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

案陳氏傳良易氏被謂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行

四十五步以朝王非也經言公立當車軹注推之以爲王立宜當軹則賓主皆立於其所然後陳擯傳辭諸侯趨而進或近王數武而王乃少前以就之耳

存疑賈氏公彥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春夏受贄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竝申上服乘金路之等孔氏穎達曰崔云諸侯

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

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天子還

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以入

應門而行禮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

侯之禮 陳氏祥道曰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其

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

案齊僕本言朝覲宗遇之饗食陳氏刪脫

二字遂生繆解

蓋朝宗於朝覲遇於廟其送迎之禮則同先

儒謂秋覲無逆送之禮春夏受贄於朝亦無迎法其

言與齊僕不合非所信也 易氏祓曰不下堂而見

諸侯特漢儒之說耳上公朝位後鄭止曰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則直以爲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經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賓之法奈何強爲之說乎

案朝位賓主之間先儒講說紛雜不一崔氏謂迎入應門而朝於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賓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齊僕職皆乘金路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

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尊既訖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宁之文對峙而不相悖然覲聘之禮受玉受享皆同時遞舉而不更端朝禮既行於朝享禮何必改而之廟且司儀之將幣正禮與享禮並賅此經將幣專指享禮而不及朝禮文義亦不畫一齊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此謂朝覲宗遇之

饗食也豈此迎入者爲饗食之禮經文但錯舉而不
必順叙與抑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春見之法
即以賓主禮行之則方朝時亦有迎與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

注故書
裸作果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受命祖之廟也三享皆束帛加

璧庭實惟國所有

賈疏聘禮與覲
禮皆有庭實

朝士儀曰奉國地

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
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之再裸而酢者再裸賓乃酢王也

案朝聘以圭璋享以璧琮幣則圭璋璧琮之統名也
司儀職諸公相賓及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賈氏皆以
將幣爲正行朝聘而用圭璋之禮儀禮覲聘皆受圭
訖旋即行享竝無更端且朝重而享輕受圭於朝而
受享於廟疑無此理則此經當以將幣爲受圭而以
三享爲受享俱在廟中之爲得也若受摯於朝則
受享亦於朝或另是一禮此經特著其在廟者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禮者王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
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
辨正鄭氏鍔曰小宰職曰凡賓客贊裸謂贊王也小
宗伯贊裸將亦贊王也若宗伯攝酌何用小宰小宗
伯贊之乎內宰職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贊
后也若王后不與則外宗贊宗伯而內宰亦必贊矣
康成蓋因大宗伯職言大賓客則攝而載裸遂失之
不知大宗伯乃后不與而攝之以拜送耳宗伯攝后

則內宰亦贊宗伯矣

案再裸后職也但正行覲享之時后不出則雖禮有再裸亦大宗伯攝之故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謂此也注以贊爲攝故誤耳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食音嗣積子賜反勞力報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設盛禮以飲賓也

賈疏饗禮烹大牢以飲賓

食禮亦亨大牢以食賓但食禮無酒而饗禮有酒有食兼燕與食故云盛禮

九舉舉牲體

九飯也

賈疏特牲禮尸食舉三飯佐食舉幹尸又三飯舉幣及獸魚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

出

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 鄭氏衆曰積

謂饋之芻米

賈氏公彥曰出入五積謂在路供賓

來去皆五積也三問者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案小行人逆勞於畿覲禮云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

則遠郊勞亦應使大行人

存疑賈氏公彥曰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爲九獻

案九獻者王裸后裸爲二獻王與后又各一獻爲四獻餘五獻未詳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縹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
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
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

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

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信音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一裸而酢者

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

鄭氏衆曰前疾謂駟

馬車轅前胡下垂者

賈疏輈人輈深四尺七寸軌前曲中

鄭氏鏐曰

輈人之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其軌前之曲中者名曰

前疾進而立前疾則比之車軹爲稍近矣

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旂樊纓

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
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裸不酢饗
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
他皆如諸子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一裸不酢者

裸賓而已不酢王也

王氏安石曰一裸不酢有禮而無報若不敢當焉卑故也不

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

賈疏子男一裸不酢與聘禮禮賓同但子男用鬱鬯不用

禮則別故云與以疑之

王氏昭禹曰車衡謂在軛下軛兩服

者

總論王氏應電曰先命圭纁藉者守國之瑞朝覲所
執以爲信也次言冕服至貳車車服以庸辨尊卑莫
大於此二者也次言在朝在廟在館在途其禮無不
同而有隆殺之義 朝位步數以至門爲度迎送以
遠爲敬也立則以進前爲敬故上公立當軹侯伯則
當疾子男則當衡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

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

小國之君

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

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

賈疏孤行正聘

則執瑑圭璋八寸不執皮帛故知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也但侯伯以下使臣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尊天子別見之故自以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其摯見執束帛而已

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

擯親自對擯者也

賈疏諸侯交擯者使介傳於王擯傳而下又傳而上親自對擯者聘

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廟中無相介皆入門

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

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

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彼諸侯

法約同天子禮

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

賈疏聘禮用醴齊明此亦

故云與以疑之

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

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

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

數

鄭氏鶚曰朝位當車前則進而近王也愈覺以

速

賈氏公彥曰趙商問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爲

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注云公使卿亦七
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云卿
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
又問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應視小國之君何須
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不獨孤也
故不在視小國之中然則壹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
見之 易氏祓曰春秋傳魯叔孫婁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案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蓋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至一日之內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衆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以遞容饗積可以間致訝勞可以徐周所以旅見時多也魯侯國而旅見滕薛之君故春秋竝書以志非禮 朝位當車前經不言賓主之間則王無出門迎法但至朝下車拱立車前聽命趨入庫門東嚮入廟耳此以見下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至王朝皆有下車拱立之位降其

君二等又見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其朝位亦然故司儀職不更及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也此言大國之孤則爲上公之孤其執皮帛與天子之孤同者天子之孤六命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孤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

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

案卿雖有朝位王不迎之注云賓主之間蓋緣蒙上

文而誤

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

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賈氏公彥曰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雖無介與步數至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

案諸侯之卿雖聘享後無特見灋但入朝下車退朝

升車自有遠近步數是亦朝位也王雖不迎之注云賓主之間者蒙上文耳況爲國客則有賓王朝位經亦舉王朝以見侯國也無庸以注爲疑

總論卽氏兆玉曰諸公之禮九儀之一也諸侯之禮九儀之二也諸伯之禮九儀之三也諸子之禮九儀之四也諸男之禮九儀之五也孤以君命來聘九儀之六也卿以君命來聘九儀之七也大夫九儀之八也士九儀之九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

注故書
嬪作頻

正義鄭氏康成曰祀物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
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纈也材物八材也要服蠻

服也貨物龜貝也 賈氏公彥曰此因朝而貢與大

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

王氏昭禹曰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所以節遠邇
之期其貢有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 或問周

官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

合何故朱子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大槩是近處貢

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納銍納秸之

類 王氏應雷曰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職

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六服每歲皆有貢則小行人所令春入貢也

案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見四載而徧此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皆非也果爾則或一歲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歲而空一服之諸侯其方或有寇戎之警其誰禦之竊意周制侯服最近故每歲一見而徧甸服地較遠分國較多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徧男采

衛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便國
事也虞夏之制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
康王之立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
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曰覲
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賈疏分爲

三服據職方而言此經總言之

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

大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
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所貴寶見傳者若
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賈疏周語穆王
征犬戎而得

其餘則周書

王會備焉

賈疏王會汲
冢周書篇

存疑鄭氏康成曰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
無執玉瑞者

案蕃服之君來朝未必不執玉所貴寶者或以爲享
幣耳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頒五歲徧省正義鄭氏康成曰撫猶安也存頒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

賈疏上文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歲者巡守之

明歲以爲始也 劉氏彝曰存者問其安否頒者視

其治効省者察其風俗

王氏昭禹曰頒詳於存省又詳於頒

易氏袞

曰撫諸侯而言邦國者兼臣若民而加惠焉非獨厚其君也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

音

屬章東反注故書協辭命作計詞
命鄭司農云計當爲協詞當爲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
省也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某謂胥讀爲誨王制五
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
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
是通言語之官爲象胥誨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
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文字
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

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

鄭氏
鐸曰

自七歲而下皆可謂之省者不止
於視之察之而又有以教之焉

易氏祓曰諭言

語則通五官之言語協辭命則合九等之辭命皆象
胥之職也諭書名則達六書之文聽聲音則察五言
之和皆瞽史之職也

王氏應電曰瞽掌
聲樂史掌字書

王氏安石

曰諭言語所以使之相通協辭命所以使之相交

案辭如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儕輩之禮辭命謂
稱於君大夫自稱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少儀所

記是也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

正義鄭氏康成曰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

也

賈疏銖兩之等

法八法也則八則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

也達同成脩皆謂齋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

通論易氏祓曰瑞節達於小行人之官牢禮成於掌
客之官法則正於匡人之官度量數器同於合方氏
之官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
書曰遂覲東后是也 郝氏敬曰殷衆也所至之方

諸侯皆朝於方嶽下曰殷國 王氏應電曰十二歲

一巡守於期已疎然觀徧存以下六事及將巡守職
方氏又戒於四方則時巡之期雖疎而周防之法更
密實無曠事也 呂氏祖謙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
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

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
案巡守殷國因巡守而即以殷國也殷國即殷同殷
同之禮因巡守而舉者此經是也有特舉於王國或
侯國者則朝覲之盛禮閱數歲一行之職方氏先言
巡守而下言王殷國亦如之可見其爲二事不必在
巡守之年矣鄭氏謂王不巡守乃殷國疑未必然詳
見上文

通論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巡守

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衆其於巡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爲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莫敢不來王春秋傳曰諸侯有王賈氏公彥曰辨其位謂九十七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等協其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禮以此禮賓敬而見

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相左右教告之也

賈氏公彥

曰哭位周旋進退擗踊皆有禮灋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

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

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賈疏聘禮是諸

侯自相告告天子
亦然故引爲證

易氏袞曰受其幣而聽其辭小

行人所以待小客也而大行人乃以待四方之大事
蓋謂諸侯以寇戎聞必待行聘享之禮而後聽其辭
非所以急諸侯之病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聘曰問

賈疏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

聘使大夫

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

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

賈疏文元年左氏傳

文 此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賈疏禮記

文

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云春秋傳孟僖

子如齊殷聘是也

賈疏昭九年左傳

賈氏公彥曰諸侯邦

交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爲交小國朝大國大國聘

小國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職諸公諸侯皆

言相爲賓是也

鄭氏鏐曰問以言爲禮聘以財爲

禮

餘論程子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

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
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
謂鄰國耳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使色
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
臣使來者也 賈氏公彥曰大行人待諸侯小行人
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

案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儀

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賓而見之
所尤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不過
按故籍以時饗食致餼積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
列二官既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掌其籍者以使
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其籍已豫具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貢六服所貢也

賈疏對九州外
蕃國無此貢功

攷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灋

賈氏公彥曰此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以侯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故秋獻之 王氏安石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常以所禮之國各籍焉以爲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勿籍

案職貢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爲贏縮故往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數以季秋蓋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治國事之狀

至秋則歲功成萬事理凡治狀皆舉矣故獻之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

勞力
報反

正義鄭氏衆曰入王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

賈疏隱九年宋公不王不宗覲於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也

又曰諸侯有

王王有巡守

賈疏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曹劌諫曰不可諸侯有王王有巡守非

是君不舉矣注云有王朝於王

鄭氏康成曰眡館致館也

賈疏聘禮及下

司儀皆云致館云眡者使卿大夫觀其可否云致者致使有之承猶丞也王使勞賓

於郊

賈疏郊勞使大行人

致館於賓

案覲禮天子賜舍鄭注云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

空

至將幣使宗伯爲上擯

賈疏將幣謂至廟將幣三享惟將幣大宗伯爲上擯

皆爲之丞而擯之

歐陽氏謙之曰三事皆非小行

人之職但爲承以擯而已 易氏被曰四時常朝小

行人既爲承擯肆師佐擯爲大朝覲設也

案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胝館宜使他官故

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嗇夫爲末擯

見覲必禮

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

矣 國語卿出郊勞則郊勞宜使卿覲禮第舉皮弁而不目其人注云使大行人故此疏用之也意侯伯使大行人上公則使卿與蓋據覲禮鄭注而鄭注亦未知何據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 賈氏公彥曰

大行人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

此大客謂要服以內之使臣小客謂蕃國之使臣也
易氏被曰諸侯遣孤卿聘頰皆於廟中行享禮擯
而見之但旅擯不交擯耳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
存頰省聘問臣之禮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之也協合也 王氏應電曰九
儀之禮大行人既以之同邦國矣但恐變故不齊或
歲久沿革不能無異小行人奉使於四方時因而和

協之庶禮行之久而無弊也。賈氏公彥曰自此已下皆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賓據命者五客據爵者四朝覲宗遇會同皆諸侯故云君之禮存頻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

案賓客來享來王固欲其儀之協即其邦交亦恐以地之遼遠國之強弱過恭過汰以違王度故使小行人適四方而協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觀春秋列國

會盟之次朝聘之數時有煩言則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頻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

賈疏知是使臣所執者掌節職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自行不須節

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

采邑之吏也

賈疏都鄙之主與都鄙之吏同用管節

凡邦國之民遠出

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

關者關人爲之節

賈疏司關職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故知所由之處皆得授之節也

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

人執節將之以達之

賈疏比長聯邦之民徙于郊則從而授之

亦有期以

反節

案此掌節職文

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

賈疏漢文本紀六年九月初與

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其有商

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

亦所以異於畿內也

賈疏掌節職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各別司關掌國貨之節

以聯門市門市既相聯此無貨賄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

凡節有天子之法式存於國

賈氏公彥曰達

天下之六節據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掌節職守邦國者用玉節此不

云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

通論王氏詳說曰天子使者使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天子其爲節一而已此虎節人節龍節之所以同也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亦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也其無璽節何也小行人所達六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耳非有貨賄之事也 王氏安石曰邦節先門關後道路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以自外達內言之

案無玉節者此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及也都鄙用管節者別於畿內之都鄙蓋別嫌明微於其貴者尤嚴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

穀璧男用蒲璧

瑱音鎮
信音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賈氏公彥曰侯國無鎮圭因而言之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案成者攷驗符合均一整齊之意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

賈疏對上文六瑞是

朝時所用

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

瑞

賈疏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知五等諸侯同用璧琮者覲禮

總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

皆有庭實以馬若皮

賈疏案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

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西上是
以馬也聘禮以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用皮

也聘禮記云皮馬相間可也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

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

賈疏享天子用

璧琮九寸者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之加故云特禮

器云圭璋特義亦通於此

賈疏彼據朝聘時所行無束帛可知是特也

其

於諸侯亦用璧琮耳

賈疏玉人云琬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亦八寸是

下享天子一等如是明二王後與諸侯相享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

子男於諸

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

賈疏二王後相享用璧琮則子男自相享用琥璜可

知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降一等故用琥璜

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

小各降其瑞一等

賈疏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無重用八寸之法明是上

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

一等則侯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

及使卿大夫摯聘

亦如之

賈疏不分別聘享則聘享皆降一等同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摯聘此據上公

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

賈氏公彥曰圭以馬

璋以皮二者本非幣云六幣者二者雖非幣帛以用

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也

鄭氏鍔曰言合者以兩

兩相配故言合也

王氏應雷曰馬物之貴者也皮

虎豹之皮記曰示服猛也故合圭以馬合璋以皮純

色曰帛米色曰錦昏禮聘禮食禮皆以束帛爲上束
錦爲次故合璧以帛合琮以錦五采備爲繡白與黑
二色爲黼繡之功多於黼故合琥以繡合璜以黼
王氏昭禹曰通彼此之情而來謂之好因事而來謂
之故

總論劉氏敞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行道之符
乃成六瑞以爲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用享之誠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注故書
賻作傳

正義鄭氏衆曰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

賈氏公彥曰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據弔葬致哀此則以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

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

正義王氏應雷曰賙委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令邦國移民通財以賙恤之即荒禮哀凶札也 賈氏

公彥曰宗伯職以荒禮哀凶札言自貶損若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賙委之亦相包

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犒餼之

犒讀作犒可與反餼音會注故書犒爲橐鄭司農云橐當爲犒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役者國有兵寇以致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是也

賈疏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故五年歸其粟

大宗伯職以餼禮哀圍敗

鄭氏衆曰犒謂犒師也

賈氏公彥曰不見恤禮

當於師役中兼之

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

正義王氏昭禹曰慶賀即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也 王氏應電曰慶賀所以樂之即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禍裁水火 王氏應電曰哀弔即弔禮哀禍裁也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正義王氏昭禹曰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

荒禍裁出於所逢者也師役福事或出於所作李氏嘉會曰大宗伯雖已具是法小行人則令行之

案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也蓋凶荒之調委師役之槁檜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即適遇其國札喪禍裁福事亦必於常禮有加禮意乃洽且札喪禍裁福事之小者或不敢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適遇之

則不得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
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發調移之法也其
亦與方伯連帥定議而後令之與 或曰治其事者
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故者慶賀哀弔或致辭或兼
幣玉貨財若賻補賙委槁襚則或取於閒田所儲侍
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

正義王氏應電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案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以是爲準虞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黜陟之大政無出此五書之外者惟札喪凶荒出於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於庀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其禮俗政事敎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

治直吏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此自政治言順則因之逆則革之

郎氏兆玉曰將以爲廢讓之地

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

正義鄭氏康成曰慝惡也猶圖也

郎氏兆玉曰將

以討正之

存疑鄭氏鍔曰猶有二義此謂已曾犯令而猶不改者

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

正義郎氏兆玉曰將以寬恤之

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

正義郎氏兆玉曰將以褒嘉之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正義李氏嘉會曰故者必求其原委而知其所以然也王氏昭禹曰聖人以百姓爲心而憂樂與同自行人之官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於此得其要矣

案小行人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所以實察諸侯之治
狀也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即當達所經
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禮以朝享爲重故成六瑞
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
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下五事次
之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削紕流討諸大政故以
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雖巡守未能徧至羣
侯之國故使小行人每國別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

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既其實而不徒以其
名所以能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八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鄭熾

謄錄監生臣侍臣